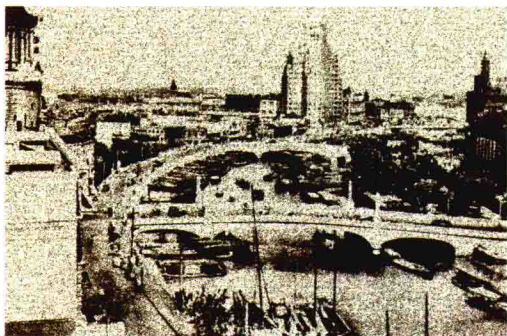


邵毅平
●
著

马赛鱼汤



邵毅平
●
著

马赛鱼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赛鱼汤/邵毅平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5

(复旦小文库)

ISBN 978-7-309-11311-2

I. 马… II. 邵…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679 号

马赛鱼汤

邵毅平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75 千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11-2/I · 899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外婆的棺材	1
外婆与二舅	4
外婆与我	7
假客气	10
祖母与外婆	13
一包米	16
猫	19
祖母的江南	22
我的小学	24
张老师	27
原罪	30

兴国路	33
我的中学	36
兄弟中学	39
吻	42
“文革”读书记	45
凋谢的青春的果实	48
一个人的纪念	51
忆苦思甜	54
挑粪	56
双眼皮的军长	59
老骨头	62
一别三十年	66
我看“高考 1977”	69
我的大学	72
花圈	75
好为人师	78
大师	81
学生她娘	83
似是而非	86
修碗	89
攘羊	92

三国迷	95
太黑字说	98
阿南留学前记	100
樱花的另一面	103
小酒馆之夜	106
相马君	109
父亲学日语	112
上帝的感觉	115
巴黎观墓	118
莎乐美	122
雷恩的米兰·昆德拉	126
亲爱的马塞尔	130
卡米耶	135
名片与门票	139
马赛鱼汤	143
跋	147

外婆的棺材

我曾经有过一张写字台，是用外婆的棺材木头做的。

外婆是乡下的小脚老太太，很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寿器”，也就是棺材。我记得是安放在侧屋里的，夜里看上去有点阴森森，我不喜欢它。

外婆却喜欢得很，时不时地摸摸，一脸的心满意足。我后来想通了，外婆身无长物，这棺材就是她唯一像样的财物了；外婆一生勤苦，这棺材也是她唯一可得的安慰了。

然而，火葬的风渐渐刮到乡下来了。外婆门前的河里，时常会有出殡的船摇过，船上显眼地厝着棺材。每当这时，外婆就会触景生情：

“等我走了，就晒(睡)不着棺材了……”说着说着，眼泪汪汪起来。

我心里不以为然，只觉得外婆没见识，可笑，嘴上却还是哄她：“火葬好，火烧不疼咯……”

火葬是决定性的了。外婆的棺材成了累赘，而我正需要一张写字台。于是小姨、小姨夫就张罗着，用棺材木头给我打了张写字台，式样是当时流行的“捷克式”，还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我不喜欢外婆的棺材，却喜欢这张写字台，成日在上面读书写字。但从中学写到下乡，写到回城上大学，又写到毕业工作，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

有一天，我正在上面写着什么，乡下传来消息，说外婆走了。我摸摸写字台，心里忽然起了一种古怪的念头：我的写字台用掉了外婆的棺材木头，外婆走的时候该不会怪我吧？

这么说来，我好像欠外婆一口棺材。于是便留心起来。美国影片里的那种不锈钢棺材，外壳锃光瓦亮，衬里温暖舒适，很适合外婆那把老骨头，像是不错。尤其是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空中危机》(*Flightplan*)里，其亡夫的那口棺材还带有密码锁，很是神奇。密码么，除了我们这些外婆的子孙后代，可以只告诉与外婆要好的乡邻，不告

诉那些跟她怄过气的人……

明知不现实，想想总归可以的。

但是，如果外婆还是喜欢她的那口木头棺材呢？

我的那张写字台，在我搬迁新居时，因嫌它式样老土，又被我送回了乡下。其后来的命运是——不知所终。

容我再想想。

2008年11月14日

（原载2008年11月25日《新民晚报》

“夜光杯”，改题为《外婆的“寿器”》）

外婆与二舅

我从未见过我的二舅。

不过，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我一直很满意这一点。二舅解放前跟朋友去台湾谋生，解放后，自然成了大家政治前途上的“隐患”。我们小辈也受了影响，唯一可以“撇清”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他。

等到二舅不再是大家的“隐患”了，我也觉得不妨可以见见他了，他却在回乡前夕去世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只瞒过了外婆一人。

二舅是外婆心头永远的痛。一生闻见不出乡里的她，每次见了我，都会问同一个严肃的问题：“啥辰光解放台湾啥？”好像我上了学念了书，消息就会比她灵通似的。

我心知时机尚未成熟，却只得敷衍她说：“快了快了，就要解放了……”不知就里的人听起来，还以为我是个人物，一切都取决于我呢。

外婆跟着二舅走了。外婆走的时候，心里肯定也像陆游一样，“但悲不见九州同”。

去年暑假，阿南得了访问台湾的机会，去参加一个大学生交流项目。正是我二舅赴台时的年龄。送他去机场的路上，我心里曾念头一闪：如果台海局势风云突变，让他像我二舅一样回不来……我外婆的心，一定是常被刀割着的。

阿南在台湾，受到了我表兄弟们的热情款待。他回来后报告说，我二舅家的房子，造于 1950 年代，建在台南的一座小山丘上，却不像通常那样朝南，而是朝西的，面向大陆，天气晴朗的时候，看得见台湾海峡。

我一听就激动了：“是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思乡的意思吧？”

阿南却连连摇头：“大伯（我表兄）说了，老爷子（我二舅）当初这么造房子，是盼着‘反攻大陆’的意思。——反动得很哩！”

我笑了，跟他说了我外婆念念不忘“解放台湾”的事。

现在，这两个口号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而曾经被它们

遮蔽了的亲情，正像春潮一样怒涨了起来。

唉，我的外婆和二舅啊，你俩在天国里，一个“解放”过去，一个“反攻”过来，好好地母子重逢吧！

2008年11月15日

（原载2009年1月2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外婆与我

我小时候有过的大大小的烦恼中，有个不大不小的是关于自己的身高的。简单地说，我一直对自己的身高持悲观主义态度。理所当然的，这种态度也成了全家人的共识。

只有外婆是例外，在我的身高问题上，她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她常住乡下老家，但也常来城里；我常住城里，但也常回乡下。隔三岔五地，我们就能见面。于是，每次见面时，第一幕一定是这样的——

外婆先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快活地、满意地、不容置疑地宣布：

“又长高了，长高不少了！”

我便松了一口气，觉得对生活重又充满了希望。她也像是放下了悬念，接着就会向我打听何时解放台湾之类消息。

我从小到大，这一幕，像百老汇的经典剧目，演了又演。

在语文课上，学到成语“揠苗助长”时，我想，世上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一定就是我外婆了。

到“文革”结束时，我已经“成人”，不再“长高”了。回顾十年“文革”史，每年都说“工农业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若把增长数字累加起来，应该早就“超英赶美”了，结果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回顾我的“长高”史，如果外婆的“长高论”都属实的话，我也应该有现在的姚明这么高了，结果却是我的身高虽不至于“崩溃”，却同样增长有限。

其实，我早就明白了外婆的目测是靠不住的，标尺才是硬道理；何况小时候的烦恼情随事迁，早已被其他种种新的烦恼所取代了。

外婆却不知道我心思已变，而且也不会再“长高”，还是一见面就上下打量我，然后快活地、满意地、不容置疑地宣布：

“又长高了，长高不少了！”

再后来，我的孩子出生了，外婆自然是欢喜。也许是出于惯性吧，外婆一见了孩子，就会用同样的语气宣布：

“又大了，大了不少了！”——好像句型也是可以“世袭”似的。

不过我注意到，说孩子时，她说的是“大”，而不是“高”。我猜，可能她觉得孩子还小，还没有资格用“高”字？或者她认为“高”字是我的专利？

说完孩子，她一转身，看到孩子边上的我，似乎觉得冷落了我，有点过意不去，马上又安慰我道：

“你也长高了，又长高不少了！”

.....

这一幕，像百老汇的经典剧目，演了又演。

终于有一天，这一幕不再上演了——外婆走了。

我还以为这一幕会一直演到地老天荒呢！

2008年12月9日

（原载2009年2月22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假 客 气

小时候跟外婆上街，满街上漂浮着各种点心的诱人香气，让饥肠辘辘的我垂涎欲滴。小脚老太太走得慢，还要一路跟熟人打招呼，话家常。我闲得无聊，便细细地“眼食”那些点心。像现今插播广告似的，外婆在社交活动的间歇，意识到我的存在，便会热情、慷慨地问：

“阿要买只茶叶蛋你吃吃？”

“阿要买块鸡子糕你吃吃？”

.....

每当这时，我总是天人交战一番，然后咽一口口水，坚决地回答：

“𪗇，我不饿！”

“我现在不想吃!”

.....

我这么说,当然是假客气,因为晓得外婆口袋里其实没什么钱。她是一个没有收入的乡下老太太,靠几个子女有限的接济过日子,而她的子女们也都并不宽裕。我不能雪上加霜。

每听得我这么说,她便像是松了口气,继续她的社交活动,还对乡邻们夸我:“这个小人懂事体的,一点也不馋痨……”于是在乡下,我便得了“不馋痨”、“懂事体”的好名声。戴了好名声的高帽子,我的拒绝就更坚决了——似乎也只能拒绝了(古时的烈女节妇大概就是这么养成的吧)。只是偶尔也会起点小人之心,猜疑外婆是否也在假客气?

流年暗换。轮到我牵着阿南上街了。满街上照例漂浮着各种点心的诱人香气。我想起了外婆和小时候的自己,而口袋里好像还有点钱,便也热情、慷慨地问阿南:

“阿要买个汉堡包你吃吃?”

“阿要买只烤鸡腿你啃啃?”

.....

想不到,他的回答竟与小时候的我一模一样:

“甬,我不饿!”

“我现在不想吃!”